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十一

歸安陸心源譔

湖州府志人物傳政蹟

沈豐傳 漢

沈豐一作酆字聖通宋書沈約自序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毋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醉臥便渡謝承後漢書後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

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之生東觀漢記○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傅甯宅內生紫芝之豐使功曹齎芝以聞皇帝悅懌告示天下御覽引續漢書

沈珩傳三國吳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御覽作使至魏魏曹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言之言之二字據御覽補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甯然乎

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嚮應無所屈服吳志孫權傳注又御覽四百六十三引吳書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愍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擥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孫權傳注引吳書○案宋書沈約自序稱族子仲山又武康志有五官瀆吳五官中郎將沈珩所居是珩為武

康人之謚時武康爲永安屬吳郡故韋昭書但云吳郡人

聞人奭傳　晉

聞人奭烏程人劉牢之守鄄城水道險澀糧運艱阻用督護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棣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公私利便晉書劉牢之傳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寵任趙牙茹千秋等時奭爲博平令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

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㕍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㕍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私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潛制道子晉書會稽王傳

莫伯虛傳以下宋

莫伯虛字致遠歸安人君陳孫以郎官出守溫州改守常州守溫日立思齊堂為文以記其事談志守常事無細大畢入規矩室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上下贍足遇歲惡民流穀

價翔踴伯虛乃發粟賑救不遺一人流逋四歸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擯逐盜賊於是四封之內和氣條達（孫大全集梅露堂記）春有瑞梅甘露夏麥秀兩歧秋禾合穎皆瑞應也後退里社注意佛書撰修行淨土書法門華嚴經意並刊行於世又釋楞嚴圓覺經意藏於家諸孫濛（列傳）漳（別傳）有漳子柯戊戌年登進士第（談志）

劉誼傳

劉誼字宜翁長興人治平四年進士熙甯中勾

管廣東西路常平長編請罷買沈香帝詔輔臣曰
劉誼論事有陸贄之風談志元豐元年劾罷轉運
使張頡二年言邕州官舍民居恐以茅覆兼兵
火之後邊城樓櫓未備乞集陶人燒瓦運宜州
木板溪洞竹蓋公私屋宇庶絶火患從之又言
廣西一路戶口纔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大
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
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剩百姓貧乏非他路比
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
槪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

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歛以役錢甚可憫也奈何州郡冗費不裁損一切與他路同乎勘會廣南東西路監司提舉司吏人一月請給上同於令下倍於攝官責之倉法不免時時貨取風聞迹露遂行首告甚不稱朝廷厚祿養廉之意謂當裁損以減雇錢庶以寬身丁田米之所出與天下戶之役錢甚大利也通鑑長編三百十 又言欽橫二州每年支移百姓米納於邕州太平諸寨廉州米納

於欽州化州米納於雷州高州米納於容州類皆陸行近者十旬遠者二十程於民不便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五年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爲患望遣使體訪稍變其法以便民又上書云由唐至於五代暴政所興二廣則戶計一丁出錢數百輸米一石江東西許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卽有鞖錢入倉庫則有蘩錢正稅之外又有租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榷酒而收麴錢民不得鹽而入米比五代爲加賦矣嘉祐中許商

通茶乃立租錢茶稅以稅爲本比國初又加賦矣雖然民生不見兵革安於田畝而以才力奉公家未告病也而論者以爲無政事故財用不足陛下有憂之起王安石參大政未久而相之又以王安石所推引而任呂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下之法而新之陛下日旰宵中以聽萬務自古好治之君至誠篤信排天下之議論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爲安石者以身當天下之怨以報陛下固亦鮮比當此時朝廷郡縣頗革因循之弊上下日以赴功

而一切禁言新令之不便是以法度未備而已

敝夫法已有弊知足以知之然則當更而不更

者何哉是大臣造法之過而羣臣不言之罪也

伏思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爲民爲民有倍稱之

息故與之貸錢爲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

爲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爲民有積貨之不

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

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臣請試言

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民出錢而害法者十臣

請逐言之唐壞租庸調法而爲兩稅其後每稅

錢千而增二百是庸之外一取矣五代之麴鹽鞵𤕤本朝皆入兩稅是庸之外兩取矣又出苗租是庸之外三取矣又出稅錢是庸之外四取矣又出寬剩是庸之外五取矣是謂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害法一也陛下以鄉戶衙前破民家產故占籍而稅者皆使出錢以助役此良法也然差役以板籍爲宗板籍以稅錢爲宗避差科者或隱寄稅錢詭名以就下等又稅之重輕不當田之肥瘠議法之臣未嘗講此按天下不正之籍一切隨稅而出錢是謂不正天下

之籍而出錢害法二也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議法之臣始曰助者取於官戶單丁女戶寺觀未嘗爲役者出錢以助重役爾既而變法不計貧富以稅錢爲率而取之謂免役凡軍人代役則取其錢以還三司及貧民未嘗爲役則又取之何哉臣嘗爲廣西常平矣廣西凡爲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夫一年之間出錢五六若未病民然以五六錢所出方夏秋農趨功時而至官府公使縻費又且數倍古之養民畫爾

于茅宵爾索綯今之貧民以五六錢奪其時甚可憐也故宜融之民逃入蠻洞廉州之民燔屋而逋亦可見矣是謂下戶之錢害法三也朝廷以吏爲貪墨考古庶人在官之制而與之重祿用河倉法決其賄獄可謂美意矣立法之初蓋當考事局之繁簡吏案之輕重州縣之大小以差制祿可也不論大小輕重之別多者至七八千州縣常平兩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簿尉下縣或七八千今之吏乃數倍於此豈非庸錢太厚乎其他容有徙費者矣如前者既敗

之帳司是也是謂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害法四也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爲無比戸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臣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爲鄉戸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爲上戸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百千矣今上戸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戸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窮天下財產安得不蹙而法爲利民是謂出錢太重害法五也法以役人有定數而年歳有豐凶故立寛剩以

備歲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目法也然司農意
規寬剩不立正法行之數年州縣寬剩刻納減
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寬剩
此爲何名而取也是謂寬剩太多害法六也夫
男耕女桑不給於買錢以輸公家其勢不得無
困窮矣今不加卹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
則將何以卹之乎陛下嘗試以近事觀之前日
明堂赦書元豐元年以前賦剩苗役逋負一切
放免江西雖小所蠲除數百萬一路如此其他
可知臣以爲賦稅者朝廷正制尺布斗粟何可

不償今天下之民連年逋負惟幸蠲放一有饑饉仰給於縣官其故何也蓋役錢雜色輸官已多雖樂無贏餘正稅所以不入也昔之人君蓋嘗變法矣然其君臣未嘗不相爲終始也昔者陛下以天下之法弊故革而新之則是變法者陛下也承意而立法者王安石也潤色討論之者呂惠卿曾布之徒也故重司農之權以頒法又詔倉官以行法可謂有序矣然而造法之臣不原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爲本於是患失之徒爭言新法之便司農不問是否隨事立法

法未成全而安石惠卿有隙曾布相繼罷去而
新法一聽於司農主司農者大抵妄意朝廷志
在財用希合而已大臣襲故事不敢復議利害
而守之行之數年天下受其弊是謂法未成而
立法之臣去朝廷害法七也然而上下相目而
不言是羣臣持祿養交負陛下也而今日定法
之臣又無一言救其弊徒須條式以減淮浙役
人椿留爲說責諸路依式成書移東就西減五
增十固無毫髮有補朝廷所謂提舉倉官又不
肯論列利害意者欲繼前軌趣成書總天下方

數見之空文叨天下之功以幸富貴是謂司農不察倉官不救弊害法八也夫二浙之法始於承之其次沈括其次顧臨凡三遣使矣屢變法矣然民不知法之爲利而日益貧者徒知更出錢之法而未嘗減錢以利民也是謂減役人而樁留其錢害法九也自改法以來變圓融爲和市有司不爲陛下惜乃輕爲價上督責則下疾驅爲縣令者乃一科買於民昔臣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五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樁官估二十百姓實費二千戶有

及二十條者近江西買軍須衲襖官估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竹箭無不數倍夫縣官緩急資於民民出其餘助公上理固然也然民已出役錢又不免於科配是謂百色配買錢價傷民害法十也凡此數弊者不見於上而見於民情壅於上聞甚可痛也傳曰知予之爲政政之實也今有司但知取民甚無謂也然救今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享大利矣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不在於私嘉聽幸甚誼又言廵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

置鋪鹽巳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爲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概壞大法眛公誕謾上惑朝廷外揺衆聽宜加顯斥以儆在位特勒停續通鑑長編三百二十四七年復宣德郎元豐中遊金陵以啟投王荊公令其再起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荊公答以啟略曰起於

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四六話
元祐元年孫升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行於朱
彥博陳偲民之殘害甚於水火獨誼上書極言
請復誼職尋改奉議郎差權發遣韶州長編三百七十
二三年坐到任謝表怨望狂率勾管靈仙觀後
二年知漢陽軍長編四百九從異人授出世法遂隱
三茅山自號三茅翁有詩云曾跨江西使者鞍
直言纔上便休官三茅得夢全淸瘦頭髮鬅鬙
布襖寛東坡自嶠南以詩問道曰或有外丹已
成可助成梨棗者不惜分惠又曰先生筆端有

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軾亦眼中無翳必能洞
曉不傳之意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談志

蔡蹈傳

蔡蹈字冲允歸安人熙甯六年進士元豐三年
爲衛州教授生員謝瓛乃簽書判官謝京之姪
慢罵師長蹈以學制屏斥長編三百四紹聖元年累
官監察御史奏言內藏庫通軍國之用望審察
元豐官制格目復隷戸部大府寺三年哲宗遣
中使鄭舉詣大理寺設獄囚有對舉聲寃者舉
輒受其訴蹈奏言大理獄朝廷所重非刑部御

史臺不得詳覆糾察而監設使臣本無省獄之命而敢聽其辭生死犯分莫此爲甚臣嘗覩大中祥符詔書曰比來內臣將兵出外如聞有收受牒訴恐緣致枉抑自今宜切禁止違者重論之臣竊聞祖宗之意防微杜漸可謂明且遠矣望少加聖慮特降睿旨下大理寺根問施行庶使使命小官知所禁戒不敢因緣生事諸臣奏議四年權中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户部尚書吳居厚詞頭詔令具析聞奏蹈奏言中書舍人之職專掌書命朝廷除授未允公議則王命之出不

可不審況有義當論列若論失其實而上罔朝廷即鉌被罪黜可也不當更令具析待之以不信而使在廷之臣以此爲戒他日無敢言者且居厚之爲京東都轉運使牟利殃民衆所備聞鉌之所論公義翕然望追寢具析指揮庶存近侍論思事體（長編四百八十八）尋權殿中侍御史宣德郎竇納奏乞河北路官賣鹽降旨施行蹈奏河北諸州鹽法自五代以及本朝嘗禁榷矣不旋踵仍舊通行熙甯中先帝嘗問王安石曰著作佐郎張端言榷河北鹽事如何安石對恐亦可

爲但未詳見本末爾先帝曰理財致用自足致富如此等事雖不爲可也先帝隆眷安石言聽計從而於此此獨斷以不疑非灼見利害不至於是其後雖有計議之臣請稍更法隨卽寢罷由此觀之河北鹽法若官可自賣何俟今日然則先帝之深思長慮至仁廣惠固可見矣伏願陛下留神省覽且令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庶不生事一方安堵天下幸甚四百八十八又言近太僕寺主簿李撰遇皇太后幸池道側不引避罰金衝替太學正林虞衫帽乘馬行道望上儀衛不卽

斂退其不恭略同而特旨以贖論是大臣干勢可撓陛下法非所以示至公四百八十九卷又言近者星文示變陛下恐懼見於詔命至於避朝損膳咨訪直言可謂勤矣然猶以爲未也復肆赦天下仁恩滂沛蕩宥囚繫此誠古昔哲王所以應天敕命之實也臣伏讀赦文鬥殺罪至死猶且得生而田野良民乃不沾潤聖澤是惠及有罪而不及於無罪與其生而未厚其所以生也臣愚伏見元祐大臣變法千百姓之讐故凡民所欠負一切蠲免今且以市易一事言之初民間

以物產抵當貸錢米久而不償物產自合入官用事者欲爲異恩無故還所抵當民間既得已物恣行典賣紹聖以來卻行催理今已累年空有姓名掛於文書追擾紛紛終無益於事此非民之罪也伏望特詔有司契勘今年旱傷地分負欠市易錢物人戶量與減放庶幾澤及困窮續通鑑四百九十一又言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朱彥博天資傾邪習尚狡詐喜爭好訟中傷善良同上又言近日棲開封府東明縣百姓六百九十八狀計一千八百五十九戶爲陳

論今歲夏旱依條披訴災傷知縣李昇緣故府
主簿何夷權管縣事不受伏思京師爲諸夏之
根本天子施德布惠必先及之所以重本而馭
末也近者風雪連陰小民困苦陛下深軫睿慈
蠲免房金以至再三而憫其炊爨不屬增場出
炭損直贍民以惠養京師之人可謂厚矣至於
國門之外數舍之遠農畝歲荒而民無所赴訴
是豈陛下優養畿甸農民之意乎畿甸之近且
猶如此則其他邑災傷民被扼塞既遠在數千
里外不能皆赴臺察則陛下何從知之乎信如

民言則吏任民官而違法害民罪不可赦升爲長吏而殊無按察佐官權縣不受災傷詞訴亦合劾治望速賜施行以戒天下苛刻之吏四百三提舉京城所奏據太史局董惟正指引定奪九十補貼吏門山闕陷於山岡修建一寺蹈奏言吏門山岡實國家本音生氣之地然自祖宗以來未聞有獻議欲補助形勢起建樓閣爲議者不知今議何從而起太史董惟正一人之言亦何可依據臣愚雖不習知地理而嘗聞地道以甯靜爲貴今若補貼闕陷不免旁近取土深遂恭

鍤之衆能無傷乎加以斧斤斲削之聲聞於遠
近如此而欲求地道甯靜非所宜也臣或聞先
朝嘗有意於此而議終不行伏思先帝之得陛
下及諸王果自於此乎陛下仁慈睿聖則百斯
男不祝而有宗社之慶神明陰相何在岡勢哉
四百九十五　邢恕爲御史中丞言林希奸邪章惇陰
主希恕並攻惇蹈四上章攻希元符元年奏言
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
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疎遠小臣遇緣荐引乍
瞻天顏罔不震懼進退之際倉猝遺忘所不能

皃若其辭貎不近柔使而鄙野之氣就列稍久曾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illegible]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illegible]司火修聲籧篨朦鏐之用所以器而使之者[illegible]今朝廷方患人才乏職事官員闕自右僕[illegible]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illegible]既難則人才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illegible]爲望則遠近相傳士皆畏怯不自勸勉[illegible]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曰量才[illegible]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illegible]

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能過
也惟陛下圖之五百一尋改考功員外郎五百四元
符二年坐以銀錢遺鄒浩且致簡敘別特衝替
五百十八

成無玷傳

成無玷字士毅武康人崇甯五年進士先是四
年夏趙懷德舉國效順無玷撰端門受降頌以
獻徽宗覽而褒之明年賜進士及第調江山令
勞志建炎中宰相李綱薦其文武才略除刪定官
紹興初呂頤浩薦除知鄂州兼鄂岳安撫使脩

築城壘教閱士伍守禦皆遵古兵法談志參明一統志
都督張浚薦之高宗累賜御札奬諭未幾韃靼
寇董圍之甚急無玷堅守董竟引去後因晨起
巡城霜滑墜足而卒談志

史祺孫傳

史祺孫字大年安吉人政和五年進士以上舍
登第紹興元年爲臨安府節度推官上言兩浙
撲買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處爲淨利錢約八
十四萬緡今未賣者五千有奇乞募進納補官
之家投納從之歷官大府寺丞刑部員外郎秦

檜欲謀誅岳飛命祺孫搜索其家交游書尋所厚者羅織之祺孫悉焚草曰誣人以爲榮吾不忍爲也紹興十年知虔州武臣孫士道者習邪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游祺孫至執弟子禮御史魏師游劾其敗俗傷化二十二年責監臨江軍當塗縣酒稅王志參繫年要錄江西志

沈調傳

沈調字宜衍該之兄也要錄政和二年進士宣和間爲越州士曹掾方臘亂太守劉韐募民能得賊首一級賞錢二萬調聞之遽請見以爲如是

則小人規利或殺平人迄令必生禽乃給賞仍倍其數不閱日郡人俘數十輩以獻帥命調覈其實其間附賊者纔三四人乃請盡釋其餘詔從之自後凡有稱得賊者悉付調辦驗全活殆數千人嘉泰會稽志旋知錢塘縣靖康初知長溪縣紹興初韓世忠辟爲宣撫使幹辦公事五年以朝請大夫知莫州爲晏敦復劾罷口年以左中奉大夫充淮南路轉運判官二十一年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二十五年以左中大夫知常州毘陵志明年以敷文閣待

制移知揚州二十七年充祕閣修撰知福州奏言福建諸縣舊有忠義各社鄉村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爲正副量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盜息民以爲便今爲官師科舉率騷擾殊失本意乞令守臣覺察帥憲司舉按從之繫年要錄海寇劉興作亂調遣都巡檢張佐捕獲其魁二十九年爲任古論罷年八十餘卒會稽志

沈該傳

沈該字守約歸安人重和元年進士歷官左朝奉大夫要錄□□□□十二月上書論和議可採

令閤門引對勾龍如淵論該輕儇俗子素無循
行廿一百六紹興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該上
疏贊之朝奏夕召談志除軍器監主簿十二年除
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資百千
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
泗州博易俟得北貨後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
之以待北賈之來兩處商人各置一廊以貨呈
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
各收五釐錢入官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
花壓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等處置場

皆以盱眙為準十二年十二月丁酉以擅報北
諜貶秩一等尋以憂去十四年特詔起復仍知
盱眙軍十五年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提刑
明年移兩浙路提刑旋知臨安府十七年權禮
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十八年兼直學士院奏
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
宮別立一殿以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
從之又言四川省類合格不赴殿試舉人第一
等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該初為秦檜
所薦及為侍從高宗知之頗深檜忌之二十二

年罷爲數文閣待制知潼川府移知夔州二十五年檜死召還除參知政事該首奏朝廷機務至繁賴同力協濟者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各務盡誠以贊國事二十六年授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修國史與右僕射楊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閒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

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昬懦貪縱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進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該以自檜專政以來國史所書多非玉音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建炎以來國史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

語六十卷上之以進回鑾事實恩進左宣奉大夫詔舉人材該薦黃貢虞允文二十七年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其子承直郎作乂作霖改合入官該疏辭二十八年以進書恩遷特進辭不拜兄調以招軍溢額擬轉左中大夫該力辭許之二十九年爲御史何溥任古所論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十年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兼沿海制置大使隆興元年致仕（繫年要錄參宰輔編年錄）舊吳興丁身錢歲輸三十萬有奇該奏減五分之四鄉人德之遂於易

撰小傳三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美又有文集五十卷律詩三百五十篇雜著一百篇談志

沈昭遠傳

沈昭遠字傳耀歸安人吳興備志父千左朝奉大夫以上書入元祐黨籍繫年要錄昭遠政和八年上舍登第談志以談經爲太學博士旋以左從事郎充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三年十月以徐俯薦擢戶部員外四年五月命總岳飛軍餉及復襄鄧以勞進一官旋試大府少卿奏請久任計臣高宗

嘉納十年遷右司員外郎旋權戶部侍郎措置津發楚州錢米十二年假禮部尚書充賀金生辰使十三年檜黨李文會論其朋附魏良臣出知袁州要錄袁州舊試貢士皆寄僧舍昭遠始創貢院民輸義倉米倉官違法倍斂力爲減其半時四邑以羨餘米上不下數十萬昭遠曰此非天降地出無非虐取於民盡卻之民皆感悅明一統志十六年改敷文閣待制知洪州十九年與轉運副使勾光祖以事互訐遂罷旋起知潭州二十二年秋七月卒要錄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二

施鉅傳

施鉅字大任武康人重和元年進士王𧦝志建炎初調知嘉興縣二年沈與求辟爲御史臺主簿四年以左承議郎充諸王宮教授紹興二年九月壬午以二省薦充湖南宣諭使高宗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室手歷招收盜賊旗榜十月坐前知嘉興出糶度牒陪增米直不自言降一官罷四年以何鑄薦旋充勅令所删定官十年七月除都官員外郎十一年改吏部員外郎旋除監察御史明年言者論其交通何鑄出知處

州二十三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充賀金正旦使二十四年權尚書吏部侍郎繫年要錄言屬者銜命出疆禮畢將還而鄰國之君嘗問師臣所秉何職今年有幾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鄰邦仰重望宣付史館二十四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當國凡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邂逅委靡之輩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即登政府二十五年四月秦檜之黨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鉅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

平興國宮旋起知靜江府二十七年移洪州二十九年御史都民望論鉅前守靜江不能撫綏今守洪州賊盜橫行詔與宮觀隆興初致仕（宰輔編年錄）鉅清約自持無聲色之好歸家三十餘年結室於郭西灣之最僻處優游林下年九十四而卒孫邁（王志參菰城文獻）

劉岑傳

劉岑字季高吳興人（建康志）宣和六年進士（誤後志）遷溧陽天資英偉學問該貫忠誠許國寬宏愛士有古君子之風文章雄贍字畫遒勁累官至

著作郎再使虜建炎元年二月壬申除直祕閣知鄧州通判興國軍除湖州運判辟川陝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二年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除祕書少監擢刑部侍郎移吏部八年改權戶部侍郎引疾請外除集賢院修撰知太平州五年御史張致遠論其得罪名教改右文殿修撰奉祠旋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州七年移知鎮江府九年召爲刑部侍郎調戶部侍郎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建康志參要錄初右廸功郎吳伸之上書請滅劉豫

岑以書譽之至是有刻吐金集者實伸所上疏而岑書在焉秦檜奏伸書有指斥語不可傳播乃令臨安府拘收岑坐是降爲徽猷閣待制十年言者希檜意論岑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仍遣司農寺丞李椿年赴三州審究旋奏岑妄支六十七萬緡間有市馬銀器入已者責授單州團練使全州安置二十三年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建昌軍居住要錄參齊東野語二十五年檜死復岑官宋史高宗紀二十九年以祕閣修撰知泰州旋移揚州岑請增

置通判一員以張松填闕言者論岑志廣才疏輕財尚氣恐緩急不可恃改知温州辭不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旋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三十一年召爲戸部侍郎將遣之使金及召對岑曰臣受國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濺金主之衣上愕然而止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轉運使岑言軍旅方興主上出內帑以賞軍輔臣辭賞賜以助國惟富人巨室久擅高貲初無毫髮之勞望令捐貲以自獻州縣受納以其數上聞而朝廷等第推

恩公私兩便又奏借江浙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軍賞皆從之要錄參建康志宋史全文十一月除知揚州尋請兵萬人以行又請廢置一路官吏言者論其誕謾大言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要錄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號杼山居士熙甯中曾祖述爲御史知雜事以忤荆公出知江州司馬溫公折簡與述有道勝名立之語尋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建康志尋未達時甚貧用選官圖下飯時以水沃飯一擲舉一匙帥維

楊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爲請岑戚然興念以其氣太爽得錢未必從親爲念且留相伴密使人齎錢往其家買山辦終事真急義人也（貴耳集）筆墨精妙獨步斯世（周必大平園續稾跋劉季高帖）草書縱逸而不拘有自得之趣（書史會要）

俞俟傳

俞俟字居易吳興人汝尚（別有傳）孫宣和中浙右經方寇之擾川縣多缺守令俟知真定獲鹿縣辟爲歸安縣縣在郡邦人多難之乃預定規模處之以公朱勔請括諸路隱匿田俟獨不與鹽

法屢變私販者罪甚重侯獨寬之葛勝仲知州事待侯甚厚或至縣治與之談（談志）紹興二年知常州（咸淳毘陵志）四年和糴數多進秩一等（要錄）旋充江東轉運副使以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十年移知臨安府每對便殿切論事機升祕閣修撰十一年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臨安志）旋起知紹興府二十一年引年告老進一官致仕二十六年落致仕召赴行在言者論其本秦檜黨乃罷之（要錄）侯所至有治聲人稱為吏師（談鑰吳興志）

儀顧堂集卷十一終

儀顧堂集卷十二

歸安陸心源譔

湖州府志人物傳政蹟

周操傳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爲人氣岸磊落知徽州黟縣忤權要去職除國子學錄嘗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談志引舊編二十九年自尚書吏部員外出爲福建提舉常平茶鹽繫年要錄孝宗卽位召爲左正言操奏言設官必責久任以

責成效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尤大願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宋史全文又言去冬北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爲己力節次奏功乞下省如何措置以杜僥倖從之繫年要錄又奏方今彊國在彊兵彊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躬行節儉以身先之隆興元年夏除殿中侍御史奏言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未甯歲時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抑二年遷侍御史兼侍講知無不言無吐剛茹柔侮鰥畏强之譏臺風凜然胡澹庵集外制朝

廷給度牒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錢三百貫操奏正是起催夏稅之時若添此項愈見窘迫請減五千後孝宗亦聞其擾事遂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旋以左朝散郎祕閣修撰知衢州衢州府志進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太平州廉勤愷悌政蹟著聞六年八月改知泉州進左朝奉大夫七年五月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必大玉堂類藳內制 復召爲太子詹事操履道純固持論英亮周必大掖垣類藳六東宮加禮敬焉有奏議二百篇藏於家談志

沈介傳

沈介字德和德清人紹興八年進士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除敕令所刪定官談志參吳興備志十三年除祕書省正字十五年除校書郎十七年爲司勳員外郎二十六年兼權祕書少監中興館閣錄二十七年以朝散郎知台州爲政有聲雨暘禱輒應嘉定赤城志二十八年充賀金正旦使宋史全文二十九年權吏部侍郎中興館閣錄三十年除中書舍人論罷蔡京之甥葉林秦檜之黨王珪旋除吏部侍郎繫年要錄三十一年正月上封事論備敵之

策略曰繫年要錄附於三十年之末北盟會編作三十一年正月宋史全文作三十年九月今從北盟會編臣竊爲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也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征固力所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上焦然以爲憂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无復異論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爲要可以宿兵將孰

爲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陳糧謹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爲黃魚垛之用詎不禀承而三省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衞之卒文符既下卻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指臂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明諭

大臣無多爲令無輕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令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劉寶手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彼其至此果何道邪不過掠軍士之廪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於是爲市寵

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爲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遊談以久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言於朝者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得乎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則滿千小則滿百使其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揜自通和之後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爲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

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暇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爲事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乎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氣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之

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特强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淸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淸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論臺諫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

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庶平可安矣三十二年以左朝奉大夫知永州（北盟會編 繫年要錄）參改知平江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姑蘇志）隆興元年奏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蠲四川征歛之尤甚者詔從之（全文 廿四）明年金人南牧（談志）起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軍沿江制置使介以親喪固辭不允（盤洲集 外制）旋加權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制置使（盤洲集 內制）招致

銳士入備禁旅不以一毫擾民奉詔奬諭汪文定集內制介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王正功為轉運主管理或未安改之不疑介不以為忤更為之延譽樓攻媿集王正功墓志乾道二年再知平江上諭以平江輔郡極難其人知卿政事特加遴選當為朕撫卹百姓均財節用使恩威並施加常平錢米以備凶荒訓兵令精不必增補至於兵器亦令堅緻其眷遇如此盧熊蘇州府志四年移信州與趙師巖為代在任時州民常欲援往例有所求不獲遂謀亂介至誅首惡二人餘皆安堵

歲飢賑貸有方民得不死是歲六月移潭州去官之日老稚扶攜隨行十餘里涕泣不忍舍江西志六年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七年轉左中奉大夫周必大玉堂類稿生平著述奏議皆未編次談志

沈樞傳

沈樞字持要一作持正安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談志初調彭澤丞二十七年因葉義問薦賜對首論君子小人之辨高宗嘉之以左從事郎特改左宣教郎御史台主簿要錄二十八年擢監察御史明一統志二十九年行比部員外郎繫年要錄三十年以

左奉議郎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奏言常字系父名詔特不同避（要錄一百八十）旋以承議郎提點福建刑獄三十二年除尚書考功郎中（淳熙三山志）乾道六年遷福建轉運使進對奏州郡水旱處乞留轉運使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詔施行（宋史全文）淳熙乙未曲宴宰執於澄碧軒上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之說此語一出恐成黨錮之風樞時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即上章稱頌聖語乞發詔布之海內從之用此真除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朝野雜記）二年湯邦彥奏訐丞相葉衡

對客有訕上語援樞為證歎曰此張說故事也豈可畏禍而有欺心坐分析欺隱降三官送鈞州居住十二年起知溫州安吉伍志參朝野雜記宋史葉衡傳陳止齋集州有三宜治歲試士且萬人託處浮屠宮中兵與民雜居多鬬訟城南達瑞安有石塘積歲傾陷遇潦往往溺死前太守畏其役不敢議樞治郡之明年先斥帑餘作貢院及五營又縻錢千一百萬修南塘民或為歌謠或香火以祝陳止齋集修南塘記遷湖南安撫使止齋集有啟旋以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年八十二

卒諡憲敏安吉伍志參樓攻媿集內制家初樞攻媿集有沈憲敏樞挽詞四首貶筠州時售雙鬟侍行及歸遣之還家猶處子也梅磵詩話按舊志作貶瑞州明一統志作端州韋居安梅磵詩話張端義貴耳集皆作貶筠州張韋時代不遠今從之

劉度傳

劉度字汝一長興人自為布衣修潔博習葉夢得汪藻皆以賢良方正薦周益公劉諫議集序紹興十五年進士談志除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二十八年入為太學博士要錄參周海陵集二十九年除祕書省正字旋擢校書郎升都官員外郎中興館閣錄金人

叛盟條陳三策談志三十一年以汪澈薦改監察
御史遷右正言周益公集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
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隳壞軍政刻削廩稍
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埸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
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
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器械並以遺敵臣竊聞
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誅不效命者二
十九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章
聖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州之
衂陛下以劉汜先遁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

重於偏裨淮西之敗重於瓜州則王權之誅豈
可出劉汜下哉願稽藝祖章聖成法速正典刑
以服人心以作士氣權乃除名瓊州編管三十
二年轉左正言奏劾參知政事楊椿貪懦無恥
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售一舉狀自登政府惟
聽親吏貨賂請求椿遂罷又言恭覩詔書禁約
苞苴近聞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中閤門內侍
皆有饋遺此例一開若不重禁他日將帥入朝
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尚而掛虛名削廩給必更
滋蔓以充其求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

功而欲賞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遷也若
有罪而欲貸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逸也
不惟黷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爲身謀
者亦甚疏矣望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
令御史台彈劾重置憲典斷在必行又言今者
回鑾願止取親行臨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推
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皆從之要錄
明年澈除參政度上言慶歷四年八月詔書輔
臣所薦毋得除諫官請改外任徙軍器監孝宗
即位陳春秋正始之道自宗正擢諫議大夫平園

續稾參談志　繫年要錄　時以龍大淵爲樞密副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度進對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隆興元年復上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論搖唇鼓舌更變是非凡皇闈宴昵之言宮嬪嬉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嫮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爲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退又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乃詔大淵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度言

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爲欺罔何面目尚爲諫官乞賜貶黜不報尋以所言失實改權工部侍郎度辭改知建甯府明年罷宋史全文參宋史曾覿傳朝野雜記度前後凡上九十餘疏心平氣和理正辭直薄物細過未嘗屑屑至於大小之臣罷於過失必隨事以言平園續稾去國居里無蹙蹙之態有傳言鑑古五十篇雜文三十卷談志引舊編

嚴抑傳

嚴抑字德隅歸安人建炎二年進士及第治書累官左文林郎紹興九年以吳表臣等薦詔量材任使十年五月除祕書省正字十一年十月除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中興館閣錄旋兼益王府教授十三年二月除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九月召對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甯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可考望命儒臣續而爲書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十四年三月爲吏部員外郎九

月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古文殿秘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從之十四年七月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又言渡江之初禮出綿蕝所撰祝文多述艱虞今時事既甯望令祕書省改撰皆從之還國子司業十五年七月請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通前爲九百人從之旋權工部侍郎充金國賀生辰使二十七年侍御史余堯弼論抑日遊執政汪勃段拂之門罷爲集英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十月
卒繫年要錄參中興館閣錄

莫濟傳

莫濟字子齊歸安人祖皤字彥輔父伯鎔字器之伯鎔少有高士志年五十即歸休以延師教子爲事談志濟中紹興十五年進士談志二十四年由平江錄事參軍中博學宏詞科宋史全文三十年以左宣教郎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繫年要錄乾道元年除著作佐郎九月爲禮部員外郎中興館閣錄二年權司農少卿奏言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

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臣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薄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材似乎稍驟孝宗嘉納宋史全文三年以宗正少卿權直學士院翰苑羣書八年權給事中孝宗以外戚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濟再封還御筆遂與外祠樓攻媿集周必大神道碑。案宋史全文作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誤也九年起知温州齊東野語參談志淳熙二年除祕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九年除知甯國府中興館閣續錄後知泉州談志官至中書

舍人周益公集濟爲人温粹和易而立朝鯁亮毅然不可移所至以儒雅飾吏治皆稱循良弟汲別有傳冲皆有俊聲時號三莫澄丁丑進士亦知名於時談志

莫燁傳

莫燁字仲蒙一字國器烏程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與弟燀力學起家號二莫同入太學談志燁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思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周必大莫氏家藏集序初仕爲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

則有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熂疲於修築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於爐熂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當誅即舉笏殺之應手碎是夕疾風甚雨大木盡拔熂處之自若齊東野語紹興二十五年爲左從政郎宋史全文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訐以爲謗訕者引熂爲證廷尉捕治熂力辨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親書誣伏獄吏以示熂熂曰長卿誣伏則可熂豈敢

誣證吏別摘煁尉仁和時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劉氏家藏集序追一官武岡軍編管檜死復元官宋史全文三十一年除祕書省正字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煁名聞上曰是能爲古文者即擢監察御史中興館閣錄參家藏集序出爲廣東提刑以儒雅飾吏治廣東通志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郡縣史之乏月給者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旋陞祭酒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千計觀者太息八年卒年五十八煁

恂恂自守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持正有不可奪之志和不違衆清不近名不流不倚大率類此博通諸經尤長於易其說坎之象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則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坎窞者爲陰柔小才說也其論離卦九三曰日中則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戚戚則凶矣至於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篇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有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

啟書劄論說記序雜長短句共七卷周必大家藏集序藏於家談志子及言立言周益公集

芮煇傳

芮煇字國瑞烏程人紹興十八年與兄燁同舉進士同年小錄調桐川簿過倪偁曰與我游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賜不如藥石之貽偁曰建平吏點民姦予何以處之煇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己以儉交同僚以誠暇日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偁善之氏族大全乾道初提舉浙西常平南昌郡志六年轉江西轉運判官進對孝宗

稱其所陳甚好論以先正士大夫風俗次決獄訟次則漕運宋史全文煇抵任卻四方聘弊斥其貲置南昌養濟院以卹貧者以廉節稱江西通志淳熙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以職事修舉除直顯謨閣召為祕書少監會稽續志五年為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俄以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中興館閣錄六年奏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並軍功補授雜充出身人依舊少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

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從之八年又奏言集議惟强有力者是從不若今各爲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祕書省國子監皆預宋史全文眾官兵部尚書談志○案刻本晦菴集誤煇爲燁家文中有芮公今爲吏部侍郎燁終於祭酒亦未爲江西運判今從通志

沈复傳

沈复字得之德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談志乾道初以太常主簿賜對便殿論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

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類皆儒者之傑出乃今世之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孝宗悅除宗正丞明一統志參明浙江通志乾道七年以左朝請郎直龍圖閣兩浙運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八年正月除戶部侍郎咸淳臨安志一日登對孝宗問版曹財用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复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出小册進呈無毫髮差孝宗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癸辛雜識九年正月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十月進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梁克家爲右相朝有大政必與复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筦議多不合及克家去國复亦匄退不允复在告時待罪十二月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荆南府湻熙二年改四川宣撫使五月召爲同知樞密院事旋出知鎮江府（宰輔編年錄參宋史）五年移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安撫使（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以中大夫致仕旋卒十三年賜謚簡肅（編年錄）复以才能結主知分符總饟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廷建宣閫俱卓犖有成效其執政也張說以恩倖

進同列多媚承之復嶷然中立議論不少屈竟力請去位有古大臣之風真西山四益齋詩序

章良能傳

章良能字達之歸安人宰輔編年錄○案中興館閣續錄作處州麗水人淳熙五年進士談志六年除著作佐郎嘉泰元年除起居舍人中興館閣續錄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置首選三曰國史實錄等書禁民私藏惟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竊窺冒禁傳寫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

策問寒士無由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置之前列其春秋卓異者不妨巍占策題明白指問宋史選舉志 司諫宇文紹節指爲丞相謝深甫之黨出知温陵齊東野語 慶元元年以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檢討開禧二年權兵部侍郎中興館閣續錄 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修玉牒官嘉定初更化大述作多出良能手事有不可堅執不移攻媿集金內制 人欲求佐胄函首朝議皆主之良能以爲事關國體抗詞力爭齊東野語 除吏部侍郎二年除御史中丞兼侍讀時宇文紹節除簽書樞密院懷前

疑不敢拜良能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臣豈敢以報私憾請趣紹節就職未幾良能亦遷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與紹節相得甚歡旋兼太子賓客太子讀春秋終篇轉大中大夫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通議大夫六年進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七年正月卒於官謚文莊（中興館閣續錄參宰輔編年錄齊東野語宋史全文眞西山集內制）良能少好雅潔居一室必洒掃陳列琴書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以爲不凡著有嘉林集一百卷

齊東野語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兄良肱字翼之癸辛雜識淳熙十一年進士開禧二年除校書郎三年除祕書郎嘉定元年以著作佐郎知衢州九年以朝散郎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兼知臨安府旋除顯謨閣升轉運副使十一年以宗正少卿兼修國史中興館閣錄參成淳臨安志癸辛雜識

章良朋傳

章良朋字益之良能羣從長興施宿婿吳興備志慶元元年爲旌德尉徽州志嘉定十四年以朝奉郎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兼權慶元府事四明志兼沿

海制置司事時海寇𠺕刼師久無功良朋廉知前時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悉拘收所以賊久未平乃問策於幕僚呂午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共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所獲賊舟物悉充軍賞於是海盜一清宋史呂午傳參方回呂左史家傳十五年特轉朝請郎召爲吏部尚左郎官四明志紹定元年三月以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平江府七月致仕姑蘇志

章燮傳

章燮歸安人淳熙八年進士談志監淮西總領所

西酒庫紹興初總領張抑嘗以賢業薦之操行甚修學問甚正吏能尤爲精敏無爲軍與和州嘗爭一鎮稅務兩郡太守移書請託卻而不視卒畀所應得之郡建康初有大家奪細民田漕臣林枅委夔裁決竟還細民楊誠齋集薦劉起晦章夔奏狀嘉泰四年以朝請大夫除浙東提刑開禧元年除直寶謨閣三年改直華文閣知紹興府本年召赴行在會稽續志除監察御史嘉定元年與徐崇龜等上言韓侂胄專政無君潛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叢塚之間以謝天下兩朝綱目備要官至

侍郎子巽亭官平江府司理劉宰漫塘集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陳晦傳

陳晦字自明長興人長興顧志十歲能屬文魏鶴山集湻熙初應童子科孝宗嘉其奮論之對賜童子出身長興志參鶴山集詩紹熙元年中博學宏詞科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爲犯濮王諱慶元四年從臣言晦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單用襄字初不從言自不應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困學紀聞參詞學指南嘉泰四年除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實錄院檢討官開禧元年除著作佐郎八月

知蘄州嘉定元年以禮部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八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中興館閣續錄權直翰林院史彌遠拜右丞相相麻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語時倪思知福州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授受之語人臣不當用乞行貼麻晦已除侍御史奏制內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乃演述卜相之意國初趙普拜相制云詢於元龜歷選厥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

周禮左傳皆可攷也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
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齊東野語仕至刑部
侍郎長興顧志

施宿傳

施宿字武子長興人元之文學有傳子陸游會稽志序紹熙
四年進士宋進士表慶元間知餘姚縣始至詢究利
害得其要領於是百廢具興邑瀕海旣築石隄
以障海濤民田得無害議建一莊爲田二千畝
募民耕墾築倉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樓鑰餘姚海隄記○
黃溍跋云宿嘗爲隄四萬二千尺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者古所未及其

爲政務大體不事細謹尤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萬歷紹興府志沈作賓守會稽時宿通判軍事與撰會稽志積勞累月乃成陸游會稽志序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慽其不已致也刼之無以敝罪宿嘗以其父元之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同郡傅穉字漢儒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癸辛雜識

俞澂傳

俞瀓字子清號且野汝尚別有傳 元孫王因伯祖

閣學侯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爲人清淡簡

約樂易無厓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爲福建檢

法陳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

投諸海瀓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

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爲區別戮者黥者

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

京秩爲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爲時所畏

殺人誘其奴獄上駁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

宗壯之郎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爲豪擠去齊東野語

知常德府攻媿集內制有舟梢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甯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爲殺人於異代既更開國大霈猶有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後權刑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家居十年卒年七十八俞氏自退翁起家七世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且皆享高年齊東野語放意泉石創圃於南門之外去城二里許與小浮玉山相對號曰無塵時以扁舟往來飲酒賦詩爲樂談志澂善墨戲竹石自成一家爲人寶重

陳覃傳

陳覃字會元安吉人大昌寓賢有傳子吳興備志宣教郎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周必大平園續稾廿三嘉定六年以朝奉大夫提舉浙東路茶鹽公事權知慶元府事兼沿海制置司四明志本年除浙東提刑仍舊兼權張淏會稽續志東錢湖宅山堰灌溉甚溥每患湮圮覃始置田租以所收歲給浚導者慮晝甚遠撥錢及田造祭器服以勸士黜海錯果祓之征以卹民城郭戎器倉場橋道以至公府與鄉

飲酒之器具纖悉留意人稱其整四明志八年除吏部侍右郎中會稽續志十年除大理少卿直徽猷閣權知臨安府潛說友臨安志獄無繫囚奉詔獎諭十一年除司農少卿臨安志紹定四年以中大夫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六年除司農卿會稽續志中外踐更五十餘年其爲州也襁負其民束溼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其爲右詮也寒畯無淹滯之歎膏粱無僥倖之門凡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家居之日裒家藏

副本以益鄉校建四橋以惠鄉井士論義之洺水集程農卿墓誌兄準嘉定四年以直煥章閣知慶元府四明志

章謙亨傳

章謙亨字牧叔湖州人其先正貳卿歷言路謙亨克世其家紹定間知鉛山縣陳文蔚西湖會羣賢堂記河州寇作鉛山障蔽江浙實處要害謙亨謂彼衆弄兵由銷患不早積習使然不容以張皇諱避坐失事機卽以急變聞於上申飭警備控扼險要以待大軍之至明年本路調沿江兵應之

未幾賊果至部勒諸校所向克捷生縛百人梟於西關外賊遂平謙亨爲政寬平其他如愛民戢吏興學禮賢救荒減賦所可記者尚多邑人號爲生佛大書鋟木家置一本祠而祀焉又以捍禦功刻於章巖以志不朽吳興藝文補章巖碑嘉熙二年除直祕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風采爲一時所偁浩然齋雅談四年宮觀會稽續志

儀顧堂集卷十二終